



责编 崔燕 薛胜吉 王瑜 美编 张升远 审读 李斌 排版 吕雪

琴 岛



青岛日报

◆ 王开生

春节与风俗

风俗往往跟着节令的脚步走。骨子里，我是亲近风俗的。这与我长期生活在老城区有关。老四方是岛城最早原住民的聚集地，五百年地域文化的丰厚积淀，民风民俗自成体系。

汪曾祺在《谈谈风俗画》中讲，“我对风俗有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它很美；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从小关注风俗，只是因为它有趣，好玩儿。俗话说，“百俗看年节”。过年，是一年当中的重头戏。《说文解字》道，“年，谷熟也。”自进入腊月门开始，便踏响了过年的鼓点。

腊月初八，家家要熬腊八粥、腌腊八蒜。小时候，想方设法凑齐八样原料，并非易事。腊八粥一般以粗粮为主，有大米、小米、麦仁、糯米、绿豆、红豆、花生和小枣等。暖呵呵地喝上一碗腊八粥，再加上一调羹红糖，是进入年关的第一个盼头。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这天一项重要的风俗是辞灶。要放鞭炮，但鞭炮的规格不能高过除夕。每年此时，家里老人就会念叨：“灶王爷本姓张，一年一碗烂面汤。”灶台两侧照例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和灶王爷的年画。这天，依俗要吃糖瓜。青岛风俗讲，吃了小年糖瓜，一年不牙痛。糖瓜也是灶王爷的必备供品。为让灶王爷甜甜嘴，到玉皇大帝那儿汇报人间善恶时，说点好话，降福临门。

小年一过，春节进入倒计时。岛上人家开始扫灰（除尘），收拾屋子，庭院，拆洗被褥，置办年货，添置新席，酱卤肉制品，蒸枣饽饽和卡花。“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大人孩子洗澡理发，

添置新衣新鞋。

“小孩小孩你别哭，给你买个老虎，咕嘎咕嘎嘎两毛五”，这个童谣，老青岛的孩子耳熟能详。彩绘的泥老虎，头尾用泥巴捏成，身子用牛皮纸粘连，两头一挤，从嘴巴中的哨子发出“咕嘎咕嘎”的叫声，听着热闹喜庆。

那时候，忙年要买生花生和生瓜子，自己用大铁锅炒。炒时须加上一小碎石子，防止糊锅底。瓜子炒熟，满屋飘香。采购糖果和点心，则要去街里中山路的青岛食品商店，那里的品种最全，人气也最旺。当时店里有位男售货员，忙而不乱，用手抓一把糖，正好一斤，误差极小，堪比全国劳模张秉贵的绝活！

除夕贴春联和福字是技术活，大人会带上孩子一起贴，既为多个帮手，亦是民俗传承的现场演示。老城区的不少人家，还会在门楣上贴一排五颜六色的剪纸，称作“过门钱儿”，也叫“福贴”，迎风招展，看着格外喜庆。除夕下午，依俗当去亲人墓前，请故人的魂灵回家过年，并在家设牌位。家中正屋悬挂“柱子”，上书列祖列宗牌位，两侧的对联分别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桌上摆满供品，燃香三柱，庄重肃穆，颇有仪式感。

傍晚时分，会燃放一挂小鞭，称作“接灶”。按民间说法，灶王爷在天庭圆满结束一周的工作汇报后，要请他回家过大年。

年夜饭，是除夕夜的重头戏。餐桌上除了鸡鸭之外，定要有蒸黄米年糕，寓意“年年高”。另须有整条带鳞的海鱼，寓意“年年有余”。鱼一般不吃完，称作“留有余（鱼）福”，皆为图个吉

利。春节前，打冻菜凉粉、做猪皮冻、酱猪头等亦是老传统，成为惯例和盼头。年夜饭一般从傍晚七八点钟开始，一直延续至午夜。其间，家中女人们会抓紧时间调馅、和面、包饺子，大年初一吃的饺子，也要此时一起包出来。饺子会包上硬币和红枣，吃出了硬币，寓意财源兴旺；吃出了红枣，象征一年有甜头。除夕夜吃饺子，有辞旧迎新之意，取“岁更交子”之谐音。

孩子们此刻兴奋地跑到院中，开始放小鞭了。电光鞭、二踢脚、花子令、甩炮仗和魔术弹等是他们的至爱。成挂的鞭舍不得一次放完，装在口袋里，一个个拆着单放。点燃后逐个抛向空中，听响。胆大的，拿住炮仗底部的小白圈，在手中燃放。演砸了，手掌会被炸得乌黑发麻。未响的炮仗也不浪费，从中间掰开，再架上一只炮仗，点燃后，既好看又听响。女孩一般玩的是“滴答纸儿”，只闪烁亮光，没危险。

接近午夜12点，开始煮饺子、放大鞭，家里开始沸腾起来。小孩子瞪大眼睛盯着饺子碗，希望能吃出硬币或红枣来，讨个赏钱，经常为此撑破了肚皮。稍后，需到“柱子”前给列祖列宗磕头、给家中长辈拜年，说吉利话儿，收压岁钱。

大年夜下饺子忌说“破了”，要讲“挣了”；打碎了家什，要赶紧说“岁岁平安”来化解。俗话说讲，五更死了个驴，不好也说好。

午夜伊始，穿上新衣新裤，提着灯笼，去“五服”内的亲戚家拜年。我家的灯笼，是木制的框，四面插上玻璃，中间放支红蜡烛。出门时，会在手中持一炷香，与“柱子”前的香同时点燃。外出拜年时，手中的香即 will 燃尽时，要马上

回家，续上“柱子”前同步燃烧的香，确保家中香火不断。除夕夜，村里人家夜不闭户，一为守岁，二为接待走马灯似的拜年客人。

拜年也会遇到尴尬事，在年龄比我小的长辈面前，任凭家长怎么教，就是叫不出口。譬如称某小孩为爷爷，称某小姨为姑姑等。

正月初一、初二，是重要的际活动时间。人们四处走亲访友，相互拜年，交流增进感情。初二夜里12点，会放鞭“送年”，也吃饺子，但饺子馅往往和年夜饭的有所区别。过年一般不吃牛肉馅的饺子，长辈说，老牛辛辛苦苦出了一年的力气，过年可不能杀它吃肉。这亦是先民对农耕牲畜最朴素的感情。

老青岛人在正月初三早上送年的，亦为数不少。这与“过年早，送年晚”的讲究是吻合的。正月初三，是传统的闺女回娘家的日子。父母一大早就忙碌起来，备好酒菜，隆重招待出嫁的闺女和姑爷。席设中午，依俗，天黑前闺女必须要出门返家。

正月十五闹元宵，春节的庆祝活动随之进入高潮和尾声。余下的炮仗，这天要全部放完，多以放烟花为主。还有去祖堂送灯、全家团聚吃元宵、赏灯、猜灯谜等风俗。过去每至元宵节，老青岛的好多商家，都在店门前支个大滚筒制作元宵，亦为营造传统节日气氛。这天搭台唱戏的也不少，以柳腔、茂腔为主。踩高跷、划旱船、赶旱驴和扭秧歌等民俗活动亦多，走街串巷，敲锣打鼓，热闹非凡，真正体现了一个“闹”字。

元宵节一过，年，也就算过去了！



◆ 张 彤

新年的挂历

从前，挂历基本等同于一件家具。一份新的挂历意味着一年的开始，虽然这本挂历在上一年度的12月底就已经急不可耐地挂在墙上，但要正式关注它，往往要到春节的时候。因为只有放了寒假，一年才算结束。鲁迅先生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印象里，我家最早的一本挂历是年画题材。那是在新华书店工作的一位姐姐送我们的，挂历的每一页都是一张年画，下面不仅有日历，还有年画的名字、尺幅（如**对开、立轴条屏、中堂、全张等**），还有书号与定价。现在想起来，它应该是一本年画的征订目录，类似于拍卖会图录，供业内人士参阅。那一年是1987年，我的第一个本命年。

这本挂历里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种题材：国家大事和家庭生活。一幅年画里有一对农村青年，与秦叔宝和尉迟恭的门神构图类似，他们都手牵白马，背景里是五谷丰登的景象，两边的对联却不是“财源广进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而是“科学种田结硕果，责任田里夺丰收”。左边的小伙子背着草帽，右边的姑娘头顶有两只喜鹊在飞，让人想起“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那是《咱们的牛百岁》的主题歌，在1987年那部电影还热着呢。还有一幅年画名为《青春放光华》，画面上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给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戴眼镜的阿姨拉手风琴，看样貌，这阿姨正是张海迪女士。小姑娘穿着红毛衣，轮椅上的张海迪双手握在一起，像是在唱歌，又像是被手风琴所陶醉，轮椅前方，是盛开的牡丹与芍药。这幅画的作者，是青岛著名画家孙公照。

年画是挂在家里的，家庭生活当然是主题。在这一册年画图录中，像《帮妈妈》《我的力气大》《婆媳和睦娃娃乖》之类的题材占到了一多半。一幅《婆媳和睦娃娃乖》中，一个年轻的母亲正在给小孩子哺乳，她的右后方，年长的婆婆手持水杯，看其表情，似乎不仅是要给儿媳补充水分那么简单。画面上的三个人均笑容可掬，媳妇的脚下，是食米的小鸡、干净的草帽和饱满的麦穗。

年画在1980年代初期还比较常见，到了这本挂历所在的1987年，其实年画已经不再流行了，开始流行明星挂历。一本12页的挂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在选购时往往大费周章。我记得家里曾经挂过龚雪、陈冲、刘晓庆等明星的挂历，那本挂历中潘虹身着鹅黄色毛衣，留着一条马尾辫，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性。这挂历后来被我包了书皮，那眼睛就在封面，每天相看两不厌。

2002年，根据毕飞宇小说《青衣》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大连开拍，剧组邀请各地记者前去探班。我从青岛出发时是一个周六的傍晚。飞大连的飞机只需38分钟，剧组为我订的酒店是位于老虎滩的华能宾馆。而那时，我们报社的旁边就是青岛的华能宾馆，看图片，似乎环境与工作单位差不了太多。年轻时喜欢出差，其主要是为了到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风景，这样说来，这趟差是很没有意思的。但是我的心情激动极了，坐在飞机上心潮起伏，我想，我终于可以见到潘虹老师了。

那时的大连机场给我的感觉是建在居民小区里，来接我的姐们儿是沈阳一家报社的同行，我把我的愿望告诉她时，姐们儿说，行啊，大兄弟，没看出，你挺早熟啊。

在《青衣》里，潘虹其实只是一个配角，没有太多的戏，真正的主角是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徐帆。但在我的眼中，潘虹是永远的主角，她是《苦惱人的笑》里那个无奈而又温婉的妻子，也是《人到中年》里的眼科大夫。最主要的是，她曾是我家墙壁上的一月主角，也曾长期占据我的教科书书皮。

挂历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旧年的结束，在当年挂历纸是很少见的厚纸，又漂亮又硬，就算一个月、一年过去，发挥余热空间也很大。我现在经常想起当年有一种手工艺品，是把挂历纸裁成许多小三角形，然后用掰直的回形针做轴，卷成一个又一个的小棒槌。这些小棒槌中间粗，两头细，是小小的棱形。它们首尾串联起来，会连接成一条长长的链子，把一条条的链子挂在门楣上，便可形成一个奇特的门帘。旧挂历做成的门帘远看五颜六色，有风吹起就轻轻摇曳，其实是挺漂亮精致的。那些奇特的小槌，像歌里唱的金铃和银铃一样，见证了日出月落，暑去寒来。

日子虽然像流水，但每个人都也不想它真的就那么流走，所以总是千方百计地装点它。挂历和后来兴起的台历，其实也是人们装点时间的一种手段。人们对于新来到的一年总是心怀期许。将这期许挂在墙上、摆在眼前，似乎梦想就离得近了。

◆ 刘 瑶

春节记事

喝了腊八粥，年就临近了，这时候母亲会提醒我们：“不要乱说话，拿碗盆要小心。”谁要无意中说了不吉利的话或摔碎了碗盆，母亲就会满脸的不高兴，自然少不了一顿数落。

尽管进了腊月门，增加了清规戒律，但小孩子还是盼望过年。掐着指数数还有几天过年。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吃早饭，还可以不干家务活，尽情地玩上几天。这可是一年最好的日子了。那般的年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盼年，就是为了满足了口福。

临近年前家里要扫房子，擦窗子、洗衣被，所有的家具都要擦拭干净。上世纪六十年代过春节，母亲是最忙的，我们兄妹五个，除了弟弟外，年龄相差不是很大，只能帮着母亲干些零碎小活。母亲既要上班又要干家务，还要忙着给我们做新衣服。虽然不能有全套新衣服，但母亲会设法给我们每人添一件新衣服或新鞋子。母亲的针线活极好，年前她就更加忙了，邻里们常来请她帮忙裁剪衣服，家里显得格外热闹，年味也就越发浓厚了。

腊月二十五，父亲会去菜市场割几斤上好的猪肉、豆腐，放在我家后院的小屋里，以备年三十晚上用。年前无论多忙，母亲总要做上两锅枣馒头和元宝、鱼、寿桃等卡花。还要做神虫、刺猬等吉祥物。揉面是个苦差事，我们的手小，就把面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地揉，然后合并起来再揉。边揉边加面，再分割、再合并，几个回合下来，手腕又酸又疼。把面揉得筋道温润了，母亲才开始精工细作。母亲做的面食堪称一流。

以前食品匮乏，好多东西都要凭票证购买，有人听说某店来猪头了，邻居们就一窝蜂跑去排队，每家买回半个猪头，当家家户门忙着做猪头肉，肉香味四处飘逸，特别诱人。可这美味你别想马上吃，得冻起来留着过年呢。年三十晚上的菜肴是父亲的拿手好戏，熏鱼、糖醋鱼、炸里脊、樱桃肉、肉皮冻，样样他都会做。母亲负责包饺子，饺子里放枣、糖、花生、硬币，象征甜蜜、发财。

我们姊妹们帮着打个边手，贴红纸、挂年画、贴福字，把母亲扎的红灯笼点上蜡烛挂在门上。一切就绪后，差不多就要吃年夜饭了，这时大街小巷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接连不断。我们家事先买好的爆竹，由哥哥挑着竹竿到院子里放。母亲对放鞭炮也是讲究的，她希望一挂鞭炮一响到底，中间不要间断，顺顺畅畅的。回来后我们盘腿坐炕，等候母亲分压岁钱。母亲把准备好的新钱用粉红色的纸包着，钱的多少不等，一元、五角、三角，姐姐姐分得多，用来添置学习用品，我们小一点的孩子也就是五角钱。领钱时从大到小依次给父母磕头，双手接钱，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大年初一清晨，我们换上新衣服给邻居拜年，会讨到几颗糖果，塞到口袋里美滋滋的。初二、初三晚上，我们女孩子还会放“噼噼纸儿”，那灰色的噼噼纸儿在黑夜里洒落着滋滋的小火花，给寒冷的冬夜增添了趣味和温暖。男孩子没有爆竹放了，就到处翻弄再过的爆竹皮，希望捡到四个遗漏的爆竹再过去把鞭炮。初三一早，吃了饺子送年，然后我们随母亲去姥姥家。这时我心里便有些不快活了，因为盼了一年的春节就要结束了。

春节年年如期而至，但现在要啥有啥，天天都像过年，再加上父母的离去，如今过年显得冷淡无味了。无比怀念旧时岁月，那些仪式感满满的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已是无法抹去的记忆了。

◆ 隋以进

兔年忆兔



■《玉兔呈祥》 贾真耀

可以辨别人的脚步声。如果是邻居回来了，两只兔子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玩得悠然自得，爱谁谁。如果是我们家人回来了，脚步声一响，两只兔子立刻跑到门口等候主人回家。如果听到家里有脚步声后兔子躲起来，说明来客人了。

一次我大哥的老师来家访，开始老师并不

◆ 盛文强

一碗老般鱼

旧时故乡的年夜饭，老般鱼大多摆在饭桌的中心，盛放在汤盆中。老般鱼刺成了四方块，与豆腐同炖，不时在汤中冒出鳍之一角。揪住这一角，就可以拎出一坨方肉。在年夜饭开席之前，趁着大人不备，先把鱼肉扔进嘴里，鱼肉滑嫩，咀嚼时又有胶着之感，立时有浓香充塞唇齿之间。想来这里是上世纪末的事情了，时间不过一瞬。

老般鱼是俗称，学名唤作孔鲋，这个名字怕是少有人知晓，其外形接近于菱形，一个角是头，另一角是尾部，拖着一条线状的尾，另外两个角则是鳍，分列左右，像一只鸕的两翼，它在水中就是扇动着这对翅膀前行。

老般鱼在胶东也称为老板鱼，后来看到清代学者郝懿行在其《记海错》中写到了老般鱼：老般鱼者，老鲈鱼也。头与身连，并非无头也。尾如鲛尾而无毛，有刺如针，鲮人立毙。般古音如盘，故知老般即老盘也。

据郝的考证，“般”即是“盘”的音转，因为老般鱼的身形似圆盘。还有一说，认为老般鱼实际应该是“落板鱼”，身子像一块平板，喜欢落在海底泥沙上，而方言里的“落”有时读成“烙”，久而久之就传为“老般鱼”，或者“老板鱼”，相较之下，这种说法似乎更为确切。

记得几年前回胶东，见一个老渔夫正打上了老般鱼，我问他老般鱼三字怎样写法，老渔夫摇头不知。我又问，不会写卖老般鱼时如何记帐？老渔夫说，画个圆圈，底下加个尾巴，就代表老般鱼了。他的方法令人颇感意外，恍若回到了象形文字初造的上古时代。

同样有趣的是，老般鱼细绳似的长尾是历

代典籍关注的焦点，尾尖的两枚骨质毒针，曾使老般鱼成为凶鱼，人人闻之色变。老般鱼的毒针，在渔村是神异之物，下锅之前，针尖要切下来，防止孩童误伤手指。切下的毒针一般挂在高处，连同一截断尾，多个捆扎在一处，秘密存放起来。种植烟叶的岛上人家，主妇会拿了老般鱼的毒针，在苗圃里将烟草的枝干——扎过，微弱到几不可闻的锐响，毒针里的毒液起了作用，枝干就不再生长，避免了消耗，烟叶因此肥硕。老般鱼也许不会想到，它的防身利器，居然还能用到园圃之中。

在滨海之民的想象中，老般鱼随身携带的凶器正提供了关于海洋的诸般神异的谈资，阴谋论者认为老般鱼披坚执锐，实是包藏祸心，图谋不轨，道德家们则指摘老般鱼疾言厉色，有失忠厚。老般鱼却全然不理睬，仍自游弋在深海，这样的异类，实难规训。老般鱼没有明显的鱼汛，只在捕捉其他鱼类时顺带捕到，不像鲈鱼及黄花鱼那样成群结队，动辄被拖网成群端掉。老般鱼却拖着长尾，飞行在僻静之所在，所过之处水波不起，它平伸双翼滑行，在水底投下巨大的黑影。

似乎有毒的鱼偏偏有着美味，这是常见的悖论，河豚即是令人色变的一例。相较于河豚难于清洗的剧毒内脏，老般鱼的毒针可以一刀砍掉，便可放心食用，如此看来，老般鱼倒也算是鱼中的磊落君子。

老般鱼炖豆腐，圆形的薄片鱼身刺成大方块，加油加豆瓣酱翻炒，再加水与豆腐同炖，鱼肉之白与豆腐难分彼此，鱼肉的鲜味也浸入豆腐，好似这鱼肉的数量骤然翻番，实是旧时渔家